

聖經故事 與學術領域故事

The Biblical Story
and the Stories of
Academic Disciplines

學習指南 | 第一期

索菲亞系列：
在多元主義化的大學中培養救贖性的影響力

聖經故事 與學術領域故事

The Biblical Story and the Stories of Academic Disciplines

Rolex Cailing、Stephen M. Garrett 及 Amos Winarto 著
學習指南 • 第一期 • 2022 年 11 月

索菲亞系列：
在多元主義化的大學中培養救贖性的影響力

「所積蓄的一切智慧知識，都在他裡面藏着。」
(歌羅西書二 3)

基督徒學者協會 (Society of Christian Scholars) 出版



基督徒學者協會出版之所有學習指南(英語、法語、西班牙語版本)
可參考協會網站：www.SocietyofChristianScholars.org.

聖經故事與學術領域故事

Rolex Cailing, Stephen M. Garrett 及 Amos Winarto 著

學習指南·第一期·2022年11月

中文初版 2023年7月

索菲亞系列：

在多元主義化的大學中培養救贖性的影響力

Copyright © 2022 Society of Christian Scholars

本學習指南之免費 pdf 檔需於以下條件使用：本 pdf 檔非經書面同意，不得以營利為目的出售或使用。本 pdf 檔的印刷僅作私人用途，不得作營利用途。

編輯團隊

Rolex Cailing (菲律賓)
Stephen M. Garrett (美國)
Sadrac Mesa (哥斯大黎加)
Olga Mugerwa (烏干達)
Zsuzsa Papp (匈牙利)
Heather Peterson (美國)
Josaphat Tam (香港)
Amos Winarto (印尼)

基督徒學者協會高級編輯
Bruce Barron (美國)

編輯顧問

Terry Halliday (美國)
Martine Audéoud (法國)

法語編輯

Dia Mbwangi (剛果)
Emmanuel Béché (喀麥隆)

西班牙語編輯

Joel Huegel (墨西哥)
Omar Montero (阿根廷)

中文版製作

陳思衛 (譯者, 法國)
賢理. 瓊雅出版社 (編輯, 英國)

封面設計

Cris P. Walker (美國)

(封面所用的圖像反映了三一神將其所有創造連結於愛中，使之興盛。)

每份學習指南反映其作者之意見，不必然代表編輯或本協會之立場。

歡迎與編輯聯繫，主動提出和推薦與本學習指南相關的建議。

信函、查詢和其他通信請致：Stephen Garrett, 電郵 sgarrett@global-scholars.org

索非亞學習指南系列旨在探討如何裝備多元主義化大學中基督徒學者之想法、議題及實踐，進而對學生、同事和各式學術領域產生救贖性的影響力。我們盼望讀者能培養學習指南中所討論的技能、能力和特性，使其教學、研究和服務得到轉化，在其文化背景下反映出基督的心。如此不僅能反映出神的智慧，也能參與神對大學和社會之救贖和釋放之目的。

在多元主義化的大學中擔任一位基督徒學者的意義是什麼？

基督徒學者渴望活出基督信仰，有基督的樣式，實踐屬靈操練，並結出聖靈的果子。作為信仰群體的一部分，他們在教會偉大傳統的指引下尋求進一步瞭解聖經。因此，他們肯定並體現那總結於使徒信經和尼西亞信經等的歷史性基督信仰。

基督徒學者以求知的生活為樂。他們熱愛追求、獲取和傳播知識，並做得盡善盡美。他們致力於實現學術界最崇高的目標，即發現、培養和促進真、善與美。如此，基督徒學者促進以神的榮耀為導向的智慧，對神的奉獻反映在其富有靈感的教學、富有想像力的研究和謙卑的服侍中。

基督徒學者如何在一個多元主義化的大學環境中愛神和愛鄰舍？

即便能發生影響力的方式可能有很多種，但基督徒學者應該考慮如何在學生、同事和其學術領域中產生愛神、愛鄰舍的**救贖性影響力**。此影響力是為尋求改變，以神的宣教使命 (missio Dei) 中和解和並得釋放的目的為導向。如此，基督徒學者得以見證神國度中人類的繁榮興盛。

人類繁榮 (human flourishing) 與神的同在之間的關係緊密，前者在聖經中被描述為「平安」(耶二十九 4-7) 和有福(太五 1-16) 的。這些概念在這個墮落的世界裡並沒有得到充分體現，但是當基督徒學者在多元主義化的大學環境中尋求更新、挽回和(重新)創造那善、真、美時，就能在基督裡品嚐到那豐盛了。因此，我們對神的創造產生敬畏、驚奇和喜悅，同時渴望和尋求與神和好(西一 19-20)。

重要主題

本學習指南旨在闡明上述使命，並促進思考、鼓勵行動，以帶來教學、研究和行政事務上的轉化。本學習指南包含以下五個重要主題：

1. 信仰與學術研究的整合
2. 靈命塑造
3. 與文化和社會的互動
4. 追求職涯上的卓越
5. 人際關係與領導力發展

信仰與學術研究的整合

信仰與學術的結合，是來自各學術領域的基督徒學者尋求並認識到「所積蓄的一切智慧知識，都在他裡面藏着」（西二 3）的一個過程。整合指的是了解特定學術領域的各個層面和概念是如何結合在一起的，每個學術領域不僅在各自的領域中整合，而且是跨學術領域的整合。這樣的整合是透過與神、與自身、與他人以及與世界的對話過程中實現的。

本學習指南在此主題下，旨在將聖經和神學資源為基礎的永活的信仰帶入各種學術領域的假設、實踐和目的，並探索學術領域如何塑造我們對神、對世界、對自身和對他人的理解。

靈命塑造

基督徒學者認識到學術研究與靈命的緊密關聯，他們知道聖靈的果子對他們的職場使命至關重要，因多元主義化的大學充滿了與信仰相悖的意識形態和偶像，基督徒學者須察覺聆聽聖靈，始能辨別何為真實，並抵擋虛假（腓四 8-9），在學院社群中與其他基督的跟隨者一同做屬靈操練能夠使靈魂更新和得造就。

本學習指南在此主題下，探討了屬靈操練的習慣如何影響我們的學術實踐。此學習指南開啟了關於如何在我們教學、研究以及在所服務的機構和社群中培養出聖靈的果子的對話。該學習指南也進一步證實屬靈旅程的群體性質，社群中的個體並非孤立的，而是彼此承擔。

與文化和社會的互動

基督徒學者若欲以謙卑、大膽和敏感的態度有效投入到各種文化當中(不論自身或所處地之文化),對於社會文化有一定程度的理解極為重要。而要理解並非易事,需要花時間、耐心學習,具備敏銳的觀察力,以及謙卑聆聽神和聆聽他人。

本學習指南在此主題下,研究了溝通策略以及如何建立「厚實」的跨學術領域描述,將人類行為和文化器物置於更廣泛的社會文化敘事和背景中,最終在聖經的背景中。社會文化理解對於與學生、同事和社群進行有愛的、合適於特定文化的互動是不可或缺的。

在教學、研究和服務上之職涯發展卓越

基督徒學者追求職涯發展卓越,在多元主義化的大學中彰顯神的智慧。這些職涯上的努力尋求在教學、研究和服務中得平安,使神在聖徒身上得榮耀(約十 10)。所有能提升、釋放和賦予人類力量的工作都被理解為有價值的工作,都能為工作和工作者帶來尊嚴。

本學習指南在此主題下,探討了卓越職涯發展所需之習慣、實踐和美德,包括將聖經真理融入教學大綱、教育哲學、研究議程、大學與社群關係以及學術生活其他層面的各種方式。

人際關係與領導力發展

基督徒學者在關係上與他人彼此理解,並準備好在大學裡擔任領袖。要理解他人的需要,首先要認識到自我理解是基於對神的認識,以及與他人不斷成長的關係中。要有效地領導,首先必須瞭解如何約束和領導自己。

本學習指南在此主題下,探究了世界中神—自身—他者三方的關係,以及此關係如何帶來智慧。無論是與人分享見證、在課堂中、協助同事等情況,或在當地社會文化背景下,這種智慧對於以真理和愛參與大學社群極為重要。

如何使用本學習指南

我們並不建議一次過讀完此學習指南, 而建議像閱讀每日靈修的方式, 閱讀一段較短的段落, 然後在接下來的一、兩天進行思考或默想。若您決定個人單獨使用此學習指南, 可以每天或每週閱讀幾個章節, 在週間進行反思, 甚至可以將其納入學術實踐中。也可以考慮寫日記或部落格, 記錄神如何在大學環境中改變您, 以發揮救贖性影響力。

如果您決定在小組中使用(也許每月一次), 本學習指南可以引發深度對話, 而透過這些對話, 在聚會中以口頭或在聚會後以書面形式分享並鼓勵他人。如果是您帶領該小組, 可參考以下步驟:

1. 在聚會前藉着禱告和閱讀學習教材。
2. 熱情接待, 並對新的想法持開放態度。
3. 傾聽小組成員的意見, 若他們願意, 讓每個人有機會參與。
4. 與小組成員保持聯繫。成為一個學習社群, 彼此可以成長並相互支持。

本學習指南也適用於講座、研討會或退修會, 基督徒學者能有數個小時進行密集的討論和反思。本指南有助於激盪出學術會議主題和構想, 也可以用於小組討論中, 以更加深入探討會議主題。

故事的力量與重要性

每個人都喜歡聽一個好的故事。故事是我們與彼此和週遭世界的聯繫方式。一個故事如果說得好，可以喚起笑聲、淚水、憤怒、同情、悲傷、喜悅——即人類情感範圍的全部。故事是人類生存結構的一部分。傑西卡·胡頓·威爾森(Jessica Hooten Wilson)認為，故事形塑了我們對於如何認識自己、認識神、認識他人和認識世界的想像。她表示：

「我們對世界的投入基於我們如何看待自己在其中的定位、世界是什麼、如何運作、如何開始、我們的呼召是什麼等等。換句話說，我們以某種方式在故事中想像着自己，如此影響了我們的性情、愛好和行為。」¹

然而，我們該如何看待基督徒藉着聖經、教會和傳統中所講述的故事？我們又該如何將聖經故事與我們學術領域所講述的故事聯繫起來？

約翰尼斯·開普勒(Johannes Kepler, 1571-1630)是一位17世紀的德國數學家和天文學家，曾在給他的導師邁克耳·梅斯特林(Michael Maestlin)的信中說道：

「我曾經想成為一名神學家，而有很長一段時間我憂傷不滿。而如今，即便在天文學上，神也因我的工作而得到讚美。」²

研究神的創造以發現其固有的和諧與合理秩序是開普勒的呼召，雖然他作為一位路德宗基督徒，曾在著名的圖賓根大學學習神學。開普勒的發現、敬畏和驚嘆最終榮耀了神，其天文學研究為瞭解三一神的榮美和莊嚴打開了一扇窗。他對神美好創造的熱情如是何導致他推翻行星運動的規律，燃起了一場科學革命，並改變了人們過去對世界的理解？

開普勒相信一個故事，即基督教的故事，這個故事塑造了他對世界的理解以及他在世界中的行為方式。故事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我們如何認識和如何理解人類的特定行為。

¹ Jessica Hooten Wilson, *The Scandal of Holiness: Renewing Your Imagination in the Company of Literary Saints* (Grand Rapids, MI: Brazos Press, 2022), 4–5.

² Letter to Michael Maestlin, 3 October 1595. *Johannes Kepler Gesammelte Werke*, vol. 13, letter 23, 256–7.

人類體現並活出了複雜的、整合的故事，這些故事來自於他們原生社會的歷史和社會文化敘事。³ 故事並不只是說明一些更廣泛的原則或事實；相反地，故事是不可簡化的敘事，表達人如何看待世界，或一些人所稱之的「世界觀」。⁴

故事是提供共同意義的基礎和基本類型故事有改變人們的思維、感覺、言語表達和行動方式的力量。⁵

那麼，故事的基本結構是什麼？這些要素如何與世界觀的基本要素相聯繫？

在最基本的層面上，故事有開頭、中間部分和結尾。開頭提出了一個困難的或問題性的課題、使命或任務，是男主角或女主角要試圖解決的。中間部分描述了各種嘗試（所有曲折情節），藉由這些嘗試，主角試圖完成看似不可能的任務，最終帶來有時出乎意料的解決方案。故事的結尾表達了起初任務的圓滿達成。⁶ 這種基本的內部結構通常採用若干複雜性和多重層次、情節、情節中的子情節、人物、模式、衝突、張力、諷刺、悲劇、化解等方式來加強。

想一想西非的阿南斯（Ananse）傳說的概要，他扮演類似「蜘蛛俠」的角色，透過意想不到的方式和命運轉折引導人們找到真理。有人稱這些故事為「詭計傳說」（trickster tales）。⁷ 在《阿南斯和玉米穗》中，故事開始於一個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即把一粒小小的玉米穗變成一百位神的僕人。隨着故事的展開，阿南斯把自己變成了一個人，並欺騙各村的領導，讓他們相信他給他們的玉米穗是「神聖的」。然後，他在半夜將玉米餵了村裡的雞，製造了一場危機。第二天早上，受到驚嚇的村民堅持要阿南斯拿走他們所能提供的最好的東西，以表歉意。這個故事圈一直持續到故事結尾，這時阿南斯帶着一百個僕人回到了神面前，這個故事表明若一個人夠聰明，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卻是可能的。

³ Alister MacIntyre, *After Virtue: A Study in Moral Theory*, 2nd ed. (South Bend, IN: Notre Dame Press, 1985), 211.

⁴ 見 David Naugle, *Worldview: The History of a Concept*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2002).

⁵ N.T. Wright, *The New Testament and the People of God* (Minneapolis, MN: Fortress, 1992), 38–9.

⁶ Wright, *The New Testament and the People of God*, 69–71.

⁷ Jay Edwards, 'Structural Analysis of the Afro-American Trickster Tale', *Black American Literature Forum* 15, no. 4 (Winter 1981): 155–64.

阿南斯系列的傳說就像所有的故事一樣，並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與社會中的其他故事互起作用，往往彼此重疊、相互競爭，有時甚至相互衝突。⁸

在迦納的原有背景下，故事的重點在於阿南斯如何將他的弱點化為美德，或有關世界如何形成目前的樣貌。⁹ 在十八世紀非裔美國人或加勒比海地區的背景下，這些故事「反映在奴役和經濟束縛條件下強加給他們的道德困境」，因為阿南斯藉着他的聰明才智，勇敢反抗那壓迫的權力運作 (power dynamic)。¹⁰ 有趣的是，類似的「詭計傳說」流傳在世界各地的文化中，但因每個特定群體、部落、民族或社會的社會價值和規範而有異。¹¹ 然而，這些文化規範在多大程度上與聖靈在耶穌基督身上所講述的神的故事產生共鳴？

文化差異當然可以解釋一些差異，但主要的解釋在於伴隨着的世界觀，而這些世界觀在每種文化中起着規範性的作用。這種規範性透過不同的符號、實踐、基本問題和回應來傳達，來試圖理解現實的全部。¹²

因此，每個人（無論他們是否承認）都有一個規範的、全面的故事，可以解釋事物的真實情況、如何理解世界，以及如何與他人和世界共處。

對於基督徒來說，神藉着聖靈在拿撒勒人耶穌身上所講述的故事是規範性的，這在聖經上得到證實，並由教會見證。不幸的是，在整個歷史中，教會操縱着聖經中的故事情節來騷擾、虐待、邊緣化和壓迫人們，結果是教會削弱了聖經故事更新變化的力量。

無可否認的是，教會的運作不應該是為了支配他人，而應該是通過基督的靈——聖經故事的中心——來改變這個墮落的世界。

⁸ Anthony Thiselton, *New Horizons in Hermeneutics: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forming Biblical Reading*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1992), ch. 15.

⁹ Peter Eric Adotey Addo, *Ghana Folk Tales: Ananse Stories from Africa* (New York: Exposition Press, 1963).

¹⁰ Edwards, 'Structural Analysis of the Afro-American Trickster Tale', 160.

¹¹ Josepha Sherman, ed., *Trickster Tales: Forty Folk Stories from Around the World* (Little Rock, AR: August House Publishers, 1996).

¹² Wright, *New Testament and the People of God*, 40-1.

當我們合理地感嘆並採取行動來糾正這些不公義的現象的同時，還應該理解聖經故事如何幫助理解我們的故事和我們作為基督徒學者的使命，以及我們的生活如何符合(或不符)基督教故事的規範。¹³

回到開普勒的生命故事——他對神的創造有着深刻而持久的愛。他曾對他的天主教朋友漢斯·霍恩伯格(Hans Hohenburg)說過，神創造了一個井然有序的世界，其中「最卓越」的法則是人類可以透過理性理解的，

「因祂按自己的形象創造了我們，使我們藉着神給我們的啟示，透過理性思考與神交流」。¹⁴

然而，非創造(un-creation)，即受罪影響的世界，在神和人類之間產生了失調，使人類失去其不朽，但(正如腓力·墨蘭頓所指出的)人類並沒有失去對宇宙的數學規律有「與神意見相同」的能力。這種信念影響了開普勒將科學視為純數學的「由上而下」觀點。¹⁵ 然而，開普勒認為，耶穌的復活開啟了一種新的秩序，一種再創造。因此，基督的復活再次肯定了宇宙中所發現的和諧，指向神和人之間過去的和諧，並暗示創造在基督中具有其終極意義。¹⁶

本學習指南力求遵循開普勒在知識上和屬靈上的洞察力。首先，我們按照基本的故事模式展開神的救贖故事，有開頭(創造)、中間部分(非創造)和結尾(再創造)。

如此整體理解聖經，能使聖經讀者能夠將故事的各個部分與更廣的故事整體或情節聯繫起來。這樣一來，對聖經的這種部分與整體的理解提供了一個規範性的視角，透過這個視角來履行我們的學術使命，並在我們的學術領域中辨明和促進真、善與美。

¹³ 見 Craig G. Bartholomew and Michael W. Goheen, *The Drama of Scripture: Finding our Place in the Biblical Story* (Grand Rapids, MI: Baker Academic, 2004)。

¹⁴ Edward B. Davis, 'A World of Love and Light: Christian Theology Shaped Modern Science through the Work of Johannes Kepler and Richard Boyle', *Christian History* 134 (2020): 33.

¹⁵ Davis, 'A World of Love and Light', 36.

¹⁶ Johannes Kepler, *Harmonies of the World* (Amherst, NY: Prometheus Books, 1995). 亦參見 Bruce Stephenson, *The Music of the Heavens: Kepler's Harmonic Astronom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開普勒的例子不被應視為典範，但表明他的基督教信仰如何影響了他的科學觀，以及他的科學觀如何影響了他的神學。

因此,當我們研讀聖經時,會出現一些聖經主題,如信、望、愛、和平、和解、公義和救贖等。

這些和其他類似的主題可以作為進入我們學術領域重要的「連結」(bridge)概念。當在聖經故事的背景下理解這些概念時,這些主題能幫助我們將學術領域與神的故事聯繫起來,使我們能夠討論學術領域的故事及其世界觀、核心信仰和假設。

以此方式投入學術領域能幫助我們找到共同基礎、揭露謬誤、發現和更新神的真、善、美,並最終見證人如何在殘破的世界為神的榮耀而興盛。

反思問題與實際操練

1. 如果您是和小組一起使用這本學習指南, 請和小組分享是什麼吸引您閱讀這本指南。
2. 本章對故事的描述是否符合您對故事的理解? 您所同意的是什麼, 您會做什麼樣的改變?
3. 反思故事的力量, 思考耶穌如何經常以故事邀請他的聽眾以不同的方式看他們的世界, 使他們有新的看見。(參見馬太福音第十三章, 瞭解一些實用的例子)。
4. 本章重點不在於學術領域, 而在於故事的重要性。想一想您所知的一個對您個人有影響聖經故事。這個故事的哪些內容對您產生影響? 為什麼?
5. 所有的學術領域都有故事。正如我們指出, 一個故事的主角通常有某個使命要完成。您的學術領域試圖完成什麼樣的共同使命? 例如, 開普勒的科學領域的使命是實現對自然界的認識, 您的個人使命包括瞭解自然界, 特別是行星和星體的關係。您被呼召去探索哪方面的使命?
6. 您可能聽說過在你的領域中你所敬佩的導師或學者的故事。您能找出一個您認為特別像基督的人的故事, 他是您希望在自己的學術領域故事中如何發展的典範?

聖經的基本故事性結構

聖經中有許多故事：關於以色列的起源和神對亞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盟約應許的故事；關於耶和華將以色列從埃及法老的壓迫下拯救出來，以及他們穿越曠野到達應許之地的漫長旅程的故事；關於以賽亞、耶利米、以利亞、以利沙、約拿和阿摩司等先知，他們呼籲向神悔改，並預言彌賽亞將把以色列從壓迫者那裡救出來的故事；關於耶穌基督，即神道成肉身，這位猶太彌賽亞，為救贖世界而來到世上、死了、復活了的故事；以及關於神的愛藉着其跟隨者向外散播，最引人注目的是將福音帶到古代世界盡頭的使徒保羅。但是，是否有一個單一的整體故事，一個元敘事 (metanarrative)，將所有這些故事聯繫在一起？

當然，有很多方法可以說明聖經中如馬賽克般的故事是如何以及為什麼鑲嵌在一起。¹⁷

理解此故事的整理性極為重要；否則，我們可能會以與聖經敘事相反的方式將部分經文與其他更廣泛的意識形態故事（甚至是由我們學術領域所闡述的故事）連結起來，從而曲解了經文的意義，便尋不着神的旨意。

因此，我們建議用創造、非創造和再創造的基本架構來傳達聖經的主要情節，接着將這個故事情節（及其主要主題）與我們的學術領域聯繫起來，以帶來救贖性的影響。

創造

芭芭拉·德羅塞爾(Barbara Drossel)認為，物理學定律是理想化的，適用範圍有限。她的論點與那些認為物理學定律決定一切事物的存在方式(即物理主義)的學者形成對比。她認為這些物理定律所描述的系統在因果上是開放的，因為它們受到其特定環境的影響，無論是物質、生物、心理，或是非物質(如人的意圖、邏輯、想法、價值觀、目標)等方面。故此，物理學定律雖使物理世界中的一切成為可能，但該定律並不決定一切。因此，物理學定律並不阻礙神在這個世界上正常、非神蹟性的行動，例如回應禱告和引導人與環境等。¹⁸

¹⁷ Jeannine K. Brown, *Scripture as Communication: Introducing Biblical Hermeneutics* (Grand Rapids, MI: Baker Academic, 2007); Graeme Goldsworthy, *Gospel-Centered Hermeneutics: Foundations and Principles of Evangelical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Downers Grove, IL: IVP Academic, 2006); Bishop Kallistos of Diokleia, 'How to Read the Bible', in *The Orthodox Study Bible* (Nashville, TN: Thomas Nelson, 1997), 762–70; Esau McCaulley, *Reading While Black: African American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as an Exercise in Hope* (Downers Grove, IL: IVP Academic, 2020); *Dei Verbum*.

¹⁸ Barbara Drossel, '[How the Laws of Nature Leave Room for God's Action in the World](#)', *Sapientia* (6 July 2021), 有關進一步的探討，請參見德羅塞爾於基督徒學者協會之網上演說。

創造的故事對德羅塞爾對物理學的理解和對我們的學術工作極為重要，這個故事不僅揭示神如何積極參與祂的世界，還使我們看到祂如何命令、限制和建立世界的參數。在這個被神看為「好」的多樣有序的和諧框架中，祂看人為「非常好」，並賦予我們存在最根本的理由——藉着對文化的關懷和創造來反映出(三一)神的形象(imago Dei)。¹⁹ 如此一來，「神在一個活的人身上得着榮耀」，正如早期教父愛任紐在他的著作《駁異端》(Adversus Haereses)中所寫道。

起初，神用話語創造萬物，這是從無到有的創造(ex nihilo; 創一)。這位創造主是誰？就如大多數故事一樣，瞭解主要人物、背景以及他們之間的關係極為重要。創世記首先用以羅欣(Elohim)這個命字來稱呼這位創造主；這個名字是古代近東地區在講述關於世界如何形成的創造故事時對神的一般性稱呼。事實上，對於他們來說，聽到創世記中提到以羅欣很可能會感到驚訝，因為神的許多屬性和行動與他們的神祇重視自身利益的特質形成對比。例如，近東地區的諸神經常與人類混居，並奴役他們。因此，人常常透過製作偶像和講述關於權力、影響和對他們奴役的故事來崇拜受造物(如太陽、月亮和星星)。然而，聖經對創造主和其創造做了明確的區別，最明顯的是在創世記一開始，「神的靈運行在水面上」(創一 2)，並認定太陽和月亮是受造物(創一 14-19)，而非神祇。²⁰

為與這些特點保持一致，創世記的故事中接露了神的另一個名字，故事中披露了神的另一個名字：耶和華以羅欣(Yahweh Elohim)(創二 4)。這個神名會喚起猶太讀者強烈的記憶，讓他們聯想起聖約中的救贖者耶和華，是祂把以色列人從埃及壓迫者手中拯救出來(出六 1-13)。

因此，神既是救贖者，也是創造者！他是拯救和創造的那一位。

¹⁹ 見 Makoto Fujimura, *Culture Care: Reconnecting with Beauty for our Common Life* (Downers Grove, IL: IVP Books, 2017); Ken Gnanakan, *Responsible Stewardship of God's Creation* (New York: World Evangelical Alliance, 2014); and C.S. Lewis, *Mere Christianity*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0 [1952]).

²⁰ 見 Victor H. Matthews and Don C. Benjamin, *Old Testament Parallels: Laws and Stories from the Ancient Near East* (New York: Paulist Press, 1997) 以及其他創世記的註釋，以進一步瞭解創世記敘事所要傳達的重要信息。這些與古代近東的相似之處也提出了一個隱含的方法論觀點，基督徒學者在投身於他們的學術領域時應該考慮利用其學術領域概念，來建立通往聖經和神學真理的橋樑。

這樣的聯繫對基督教的故事極為重要，因為當我們認耶穌為救贖主時（約壹四 14；徒十三 23），我們認識到祂也是創造主（約一 1-5；西一）。耶和華以羅欣也是一位有人性的神，祂關心祂美麗而美好的創造（詩一百零四），並表達了對與祂創造的傑作，即與人交流和建立與人的關係的渴望（創一 - 二）。

人類（男人和女人）是神美好創造中極為獨特的部分，他們按照神的形象（*imago Dei*；創一 26-31）所造，唯有在與神、與彼此和與世界的關係之中才是完全的人。這樣的特殊地位讓人類有照顧、發展、探索和擴展神的美好創造以榮耀神的使命，無論是透過農業、藝術、政治、科學、工程、商業、家庭、地方社群，或是生活的任何方面（創二 18-25；詩八 6）。因此，人類的責任意味着一種在神面前（*coram Deo*）的自由，需要對神和彼此負責。²¹

因此，神是永在的主，自有永有。在祂神聖的自由中，祂透過語言在時間和空間中創造，使一切存在的事物得以存在。因此，祂與祂的創造有着本質上的區別，但又藉着祂的話語與創造保持連續性。因為神本為美善，祂設計並創造了一個美麗、有秩序，又極為美好的世界，充滿了多樣性，向神發出和諧的讚美（詩十九）。²²

神美好的創造是一個提供了人類興盛發展條件的居所，也是神的和平或平安（*shalom*）——即「神旨意中那的豐富、整全、關係性的完全」的統管之處。²³

非創造 (Un-Creation)

最近的社會運動，如全球各地的去殖民化和反種族主義運動，凸顯了對高等教育甚至學術出版中普遍存在的不平等和偏見的討論。富有同情心的學者們通常將北美和歐洲的主導地位解釋為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多語種作者的英語水準或學術文化意識有限所致。然而，他們忽略了其他物質和結構性的不平等，例如取得最新研究的途徑有限、由於薪資不足使得教師必須身兼多職等，這些因素阻礙了高品質的研究和出版。素瑞斯·卡納嘎哈加（Suresh Canagarajah）在其祖國斯里蘭卡

²¹ 見 Jean-Pierre Ibucwa Lipanda, '[Congo's Christians Confront a Climate Crisis](#)', *Plough*, 17 May 2022, 及 Geoffrey Galt Harpham, *Scholarship and Freedo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文中更詳細的記述。

²² Jeremy Begbie, *Voicing Creation's Praise: Towards a Theology of the Arts* (London: T&T Clark, 2009).

²³ Bartholomew and Goheen, *The Drama of Scripture*, 42.

工作時經歷了這些不平等的狀況，並將這些物質和結構性不平等，即非創造的方面與破敗和罪惡世界的聯繫起來。²⁴

在創世記第三章，也就是聖經故事的中間部分，當蛇誘惑亞當和夏娃吃「分辨善惡樹」的果子的時候，由於蛇慫恿他們否認受造秩序的現實，張力因此形成了。亞當和夏娃在他們相對的自由中，選擇相信他們不會死的謊言，想要像神一樣眼睛明亮(創三 1-5)，能夠分辨善惡。因此，神的平安(shalom)被中斷、破壞、消除。人不再與神、與他人和與世界保持合宜的關係，而與神和其美好的旨意分離。罪惡因此進入了神美好的世界，使世界扭曲、變形、混亂；奧古斯丁在《懺悔錄》中稱之為「對美好的剝奪」。²⁵

因此，基督徒學者必須在其教學、研究和行政管理中解釋和解決罪進入神的美好創造中所帶來的死亡、破壞、絕望和不和諧現象。

所以，罪是人類起源故事的一部分，也是今天纏累我們一切的起源或根源(來十二 1-3)。因此，人的罪或破碎、不完全是普遍的，因為沒有人的行為(actus)總是善的和合宜的。罪無處不在(羅三 10、23)。無論何時、何處，罪都普遍存在，因罪從亞當而來，罪帶來了死亡和羞辱(羅五 12-21)。因着從亞當來的原罪，人有了犯罪的習性(habitus)或傾向(詩五十八 3)。所有的人自出生以來就有這種罪性，我們無法靠自己的力量改變這種狀態(弗二 3)。我們還承繼了亞當的罪和羞恥(status)，使我們背負了無法償還的罪債(路十三 4)。

因此，我們所有的行為(actus)都植根於這種病態、罪性(habitus)，使我們在神的面前被定罪(status)，需要被贖回、更新和恢復。

²⁴ 見 Suresh Canagarajah, *The Geopolitics of Academic Writing* (Pittsburgh, PA: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02)。有關進一步的探討，參見 [卡納嘎哈加於基督徒學者協會之網上演說](#)。

²⁵ Augustine, *Confessions*, 7.11-13.

這種令人悲慘的狀況反映在創世記中, 因為人類的罪態蔓延至神美好創造的各方面, 從亞伯被他的兄弟該隱謀殺(創四)到巴別塔事件人自以為義的狀況(創十一)。隨着故事的進一步展開, 我們看到以色列歪曲正義, 渴望像其他國家一樣有自己的王(撒八), 卻最終事奉週遭國家的神(申二十九 26)。以色列的不順服導致被逐出應許之地(與亞當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園相似), 而先知們則斥責以色列, 並呼籲神的子民悔改、更新(代下三十六 14-21)。類似的狀態也出現在新約中, 耶穌責備宗教領袖的虛偽(太二十三)、保羅透過各種書信呼籲神的子民效法基督, 放棄過往的生活方式(如弗五 1-2)。

聖經的見證清楚表明, 全人類都承受着罪的後果。死亡已經進入世界, 無論是在身體上還是在精神上的死。雖然亞當和夏娃在肉身上沒有立即死亡, 但肉體上的死亡是他們否認神美好創造的後果:「你們要歸於塵土」(創三 19)。死亡代表着靈魂與肉體的非自然分裂, 通過這種分裂, 人與肉體隔絕, 從而失去了在世上行動的可能(路十六 22-31)。罪帶來了靈命上的死亡, 導致永遠滅亡(啟二十 6), 與神的同在和團契分離, 取而代之的是矛盾(羅一 16-32; 七 7-25)和疏離(林後五 1-4)。

就個人而言, 罪使我們無法糾正我們悲慘的狀態, 也無法討神喜悅(多一 15; 來十一 6), 導致我們承受罪咎和羞恥而絕望。在社會上我們也遭受罪的折磨, 無論是積蓄於剝奪人性的社會文化結構中的罪(羅八 38-39; 西二 8-23), 或來自試圖支配和破壞生命的「權勢和力量」(弗六 12)。

再創造(Re-Creation)

在這個宇宙的苦難中, 人還有盼望嗎? 有的! 羅伯特·羅梅羅(Robert Chao Romero)在基督的再創造中找到了人的盼望, 並試圖將這種盼望帶入其學術工作中。這一點在他與塔拉·尤索(Tara Yosso)投入極具影響力的「社群文化財富」教育學理論中清楚地展現出來, 該理論被定義為「有色人種社群所擁有和使用的一系列知識、技能、能力和聯繫, 以生存並抵制種族主義和其他形式的壓迫」。羅梅羅以啟

示錄二十一章 26-27 節為依據,認為每種文化都有其獨特的文化上的罪(啟二十一 27),但保留的文化財富最終將在新的創造中得到救贖(啟二十一 26)²⁶。

透過正視人的破碎和墮落,羅梅羅認識到為何知識、技能和能力本身對抵制種族主義是徒勞的。相反地,他觀察到對新創造的盼望使學生認識到其文化的侷限性,同時設想他們的文化遺產對於塑造他們在基督裡的身份是有價值的,因此要採取相應的行動。因此,在聖經故事中,人的罪狀及其可怕的破壞性後果,在故事的尾末在拿撒勒人耶穌基督身上徹底地解決了。

神從一開始就採取了主動,並應許即便要付出重價,也要將罪惡和死亡除滅。神宣判亞當和夏娃的罪行時(創三 8-24)稱道,儘管撒旦將「傷人的腳跟」,給人致命的打擊,但祂要「傷蛇的頭」,來除滅罪惡和死亡。²⁷ 神甚至給亞當和夏娃衣服蔽體,這是神供應的象徵,也表明祂沒有放棄對二者和祂創造的目的。

人類仍然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並負責發現、發展和擴展神的美好創造(創四 17-22),儘管因着罪,我們以扭曲、有缺陷、往往是破壞性的方式來行。

然而,應許的神對於祂美好的創造仍然信守承諾,並採取主動,對選民以色列的恩約關係就是一項明證。

當神指示挪亞建造方舟來拯救他全家和動物時(創九 8-17),我們看到神對其創造的承諾(羅八 21)。神透過亞伯拉罕和其後裔以撒和雅各(創 25-36)進一步揭示了祂的目的,將亞伯拉罕的家族成為大國,供應土地,並因着祂的同在使他們成為其他國家的美好祝福(創十二 1-3)。神的子民因此成為神恢復計劃的一部分,並開始在埃及的土地上開始興盛(出一 6-7)。

²⁶ 見 Tara J. Yosso, 'Whose Culture Has Capital? A Critical Race Theory Discussion of Community Cultural Wealth', *Race, Ethnicity and Education* 8, no. 1 (March 2005): 77; and Robert Chao Romero, *Brown Church: Five Centuries of Latina/o Christian Social Justice, Theology, and Identity* (Downers Grove, IL: IVP Academic, May 2020)。有關進一步的探討,參見羅梅羅於基督徒學者協會之網上演說。

²⁷ 這個故事的這些細節會引起以色列人的共鳴,因為他們熟悉在近東蛇預言中發現的人類和蛇之間的敵意。見 H.W.F. Saggs, *The Greatness That Was Babylon* (New York: Hawthorn Books, 1962), 309。

然而, 以色列卻受一個不認識約瑟的新法老壓迫和奴役。神呼召了摩西, 帶領以色列人進入應許之地(出二 24)作為回應。在此處, 神以祂的名字雅巍(我是自有永有的, 出三 14)揭露其身份, 表示其恩約永在, 而祂將為救贖他的子民付出巨大努力(出 15)。

當神讓祂的子民從奴役中獲得自由時, 祂來到他們中間或以「會幕」與他們同住(出四十 34-38), 這表示地點的重要性, 並暗示神逐漸地恢復與其創造的同在。然而, 神的同在並不如過去在伊甸園中那樣; 這樣的同在是全新的, 因為若有罪的人要與聖潔的神同在一起, 需要藉着贖罪的行為保持與耶和華神的正確關係(利四 27-35)。隨着以色列民進入曠野, 以色列人的漂流成為進入應許之地前, 面臨對耶和華以羅欣忠心的掙扎之前奏。

這掙扎是循環性的, 因以色列民不斷跌倒, 陷入罪惡, 違背與雅巍的盟約, 並激怒了神。神讓以色列承受其犯罪的後果, 往往落入外邦壓迫者之手, 陷入絕望, 並向神呼求憐憫。神既憐憫, 就興起領袖或士師(士二 11-19)、先知(拉一; 尼 1-7), 或國王(撒下五 17-25), 來拯救祂的百姓。主耶和華沒有忘記祂的約, 並將在適當的時候透過以色列更新其美好的創造, 吸引萬國、萬邦、萬民歸向祂。然而, 耶和華神何時才能最終使祂的百姓從罪惡和壓迫者那裡獲得釋放? 以賽亞和其他先知所預言的彌賽亞何時才會到來, 迎接神嶄新的國度?

拿撒勒人耶穌的故事是解決人類罪狀和其相應後果的高潮。

至此, 應許的神不斷更新其美好的創造的平安, 展現一個與直觀相反的再創造, 這個再創造體現在耶穌基督身上。

因此, 耶穌基督作為先知, 告訴我們神的國度的樣貌(太十三; 可四), 以及神的大能如何藉其話語和行為上活潑的同在來醫治並帶來新生命。這種自由不是藉由勢力、法令或杜撰而來, 而是藉着謙卑及柔和, 意想不到地來到(太五)。

神如何能以死亡來征服死亡?答案就在神與以色列盟約關係的故事中。在這盟約關係中,贖罪的行為使被獻祭的動物代替蒙羞或有罪的人,從而恢復與主神的關係(利十二 17)。耶穌基督作為大祭司,作為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約一 29),親自背負神的審判,為人贖罪(來十 10-12)。祂的復活和升天展現了耶穌是勝利的君王,開啟了「再創造」(路二十四),這是神對我們和世界的最終行動,為祂的創造帶來平安。因此,基督以死戰勝死亡,使我們離神的國度更近,也更接近那不再有死亡、痛苦、眼淚和苦難的那一天(啟二十一)。但祂的工作尚未完成。

耶穌作為那新亞當,正透過聖靈的大能重新創造人和世界,以實現天父要使萬物更新的渴望(啟二十一 5)。

正如主神使亞伯拉罕和其後裔成為萬國的祝福,神呼召其百姓擴展祂的國度,將其救贖、和好的愛延伸到世界,並努力將新創造的真、善、美帶到死亡、毀壞、絕望和不和諧之處。

反思問題與實際操練

1. 您對聖經的基本故事性結構瞭解多少?哪些是您可能需要進一步學習和思考的部分?根據您的文化背景,如何以不同的方式描述整體的聖經故事?
2. 芭芭拉·德羅塞爾認為物理學定律是神美好創造的一部分,但她並沒有將之絕對化,堅持認為物理學定律決定一切。相反地,由於這些定律是好的,是有限的,並不能解釋或決定一切。您在您的學術領域中看到神美好創造的哪些方面?它們是否被絕對化了?您如何使人們更加關注神創造的美好,同時注意到它的局限或有缺陷之處?
3. 素瑞斯·卡納嘎哈加看到了罪的結構性本質如何阻礙全球南方學者更充分地投入研究和出版。作為她所在領域一個著名期刊的編輯,她試圖通過使編輯部多樣化和改變他們審視文章的方式來解決這個問題。在您的學術領域中,是否存在限制參與的有罪的結構,特別是對於那些可能在資源處於不利地位的人?罪還可能在哪些方面影響您的學術領域?
4. 羅伯特·羅梅羅在認識到文化確實表現出罪的傾向的同時,也賦予文化遺產一定的價值,因為他在再創造中看到了盼望。這使得我們可以誠實地討論文化的積極和消極層面,鼓勵人們成為或阻礙人們成為神所創造的原樣。您的學術領域的哪些方面使人們無法實現神賦予的潛力?可以在哪些方面將再創造的盼望納入到您的教學、學習成果或實際操練中?

聖經故事中的主要主題

當我們思考聖經的基本故事性結構(即創造、非創造和再創造時),會出現幾個主要的主題。聖經故事的中心是耶穌基督,神藉着基督彰顯祂對世界最完全的旨意和意義,包括人類的歷史以及我們的存在。²⁸ 當我們以聖經故事的背景來理解這些主題,如信、望、愛、和平、和解、公義和救贖等,這些主題將成為幫助我們發現和傳達神的真、善、美的「橋樑」(或連結),促進我們投入我們的學術領域中。²⁹ 這些主題也預備我們投入學術領域的故事和伴隨的世界觀,及其核心理念及假設。我們將在最後一節中探討這一切。

信

羅莎琳(音譯 Sarinah Lo)對印尼基督徒學者對信仰和學習的整合之理解進行了一項實證研究。她發現,很多關於整合的文獻都集中在北美地區,而該地區主要將整合視為是一個認知的過程。即便世界其他地區的學術界也有一些這樣的認知傾向,但羅氏指出,印尼基督徒學者主要關注的是虔敬主義的信仰整合。雖然她無意貶低虔敬的價值,但她主張採用一種全面的做法,包括信仰整合的存有、認識和行動。因此,她的三重矩陣表明,印尼的基督徒學者需要更多的裝備,來將基督信仰融入其學術領域(認識)和其教育實踐(行動)。這種裝備應包括聖經神學和哲學基礎、教育理論和實踐、批判性反思實踐,以及支持個人成長的結構,最好是組成一個基督徒學者群體。³⁰

根據聖經的故事性結構來審視信仰的意義,可以看出羅氏整體理解的輪廓。聖經強調了神恩典的優先性(出三十四 6-7; 參考申五 9-10),因為神在與人的關係上都是採取主動的。神的恩典總是需要人的回應,這在舊約和新約中都可以看到。由於罪是使人與神相隔的阻礙,人要回應神的恩典必須從認罪開始(賽五十三 6; 王上八 33-34),認罪使人悔改(撒下十二 13),因唯有如此人才能得到神的赦免(賽五十五 7)。

²⁸ Kevin J. Vanhoozer, *Pictures at a Theological Exhibition: Scenes of the Church's Worship, Witness and Wisdom* (Downers Grove, IL: IVP, 2016), 167.

²⁹ 有關對話式的方法,參見 Sean Gladding, *The Story of God, the Story of Us: Getting Lost and Found in the Bible* (Downers Grove, IL: IVP, 2010), 9-13。

³⁰ Sarinah Lo, *Faith-Integrated Being, Knowing, and Doing: A Study Among Christian Faculty in Indonesia* (London: Langham Press, 2020). 有關進一步的探討,參見羅莎琳於基督徒學者協會之網上演說。

這樣的認識是藉着信靠那應許的神而來的，其結果是使人與神、與他者、與世界的關係的以修復，如起初一樣。

希伯來聖經和新約對信的概念有幾個顯著的不同。希伯來聖經主要是針對神的子民以色列，他們已經經歷了神的拯救大能，並蒙召與神建立一個獨特的盟約關係。以色列人經常偏行歧途，因此需要回轉，離開他們的惡行(珥二 12-13; 結十八 21-22; 利二十六; 申二十八)。新約則按着基督的生、死和復活以及神的國度(約十二 31; 羅三 21; 路二十一 31)，重新敘述了舊約，宣告所有的人，無論是猶太人還是外邦人，都應以一種全新的、徹底的方式(重新)回轉歸向神。人對福音的回應關乎自我的完全更新變化，包括對過往的、放蕩的生活的死去，以及包括思想、身體、靈魂和能力上的重生(加二 20; 弗二; 羅十二 1-8; 林後五 17; 弗四 17-32; 羅七)³¹因此，信藉着投入在基督裡開展的神國的行動，呈現出新的面貌。

盼望

西非所面臨的一個重要挑戰是缺乏理工學術領域(STEM disciplines)方面的能力，這往往抑制了經濟發展，並帶來絕望。海瑟·比姆(Heather Beem)在其研究生工作期間注意到這些挑戰。她受到福音所帶來的盼望，與當地合作夥伴一起着手成立了「實踐教育網絡」(Practical Education Network, 簡稱 PEN)。該職業發展計劃要旨強調在實踐中學習，以克服資源上的限制。PEN 的材料和資源讓參與者能夠發掘關鍵的概念，並將這些概念運用到與其日常生活相關的計劃中。這樣的努力落實了福音的盼望：教師得到了鼓勵，學生獲得了新的技能，而該地區則因這種使大眾獲益的教育方式，透過造橋鋪路而繁榮興盛。³²

以聖經的故事性結構來思考盼望的意義，豐富了比姆將盼望帶到西非的動機。在希伯來聖經中，盼望與神的屬性和應許密切相關；神是百姓的盼望，他們可以從神那裡期待美好的事物，並耐心等候祂的幫助和拯救(賽四十 31; 詩七十一 14; 太七 11)那於過去實現了對以色列之應許的神，依然是那位在如今和將來信實的神創

³¹ J. Brian Tucker and John Koessler, *All Together Different: Upholding the Church's Unity While Honoring Our Individual Identities* (Chicago: Moody Press, 2018), 55.

³² 有關實踐教育網路(PEN)參見其網站。有關進一步的探討，參見[比姆於基督徒學者協會之網上演說](#)。

十二、十七；出三十三；申七；王上八；耶十四 22)。與信靠神無關的盼望是虛假的盼望，並不會持久。在詩篇和先知書中，我們被提醒不要最終信靠財富、偶像、外國勢力、君王將相，甚至其他人。如今對神的盼望，也是對神未來的盼望，盼望祂的終末降臨，結束所有地上的痛苦、折磨和死亡(啟二十一)。這種終末盼望所展現出來的信念，就是所有的歷史都在神的主權之下，在於神將實現祂的應許，堅立大衛的國，直到永遠(撒下七；詩八十九；路一 32-33)。³³

以色列人盼望彌賽亞以軍事姿態建立神的國度，而耶和華以羅欣卻騎着驢子而來，在十架上宣告祂的國——這是完全沒有預料到的事。

這種對比照亮了基督徒的盼望，因為神在基督裡說「是！」，他實現神在過去和將來的應許，並對當時的執政掌權者說「不！」(弗六 12)。³⁴

今天的基督徒活在基督復活和基督再臨的兩個時間之間。在這「已然未然」(already but not yet)的時間段裡，基督徒屬於一個信仰群體——教會——受到一個已經開始但仍在等候其最終形式(final form)的未來現實所激勵。因此，基督徒的盼望是當前能力的源泉，³⁵ 這能力奠基於神在基督裡所成就的事之上(羅五)，經歷聖靈的大能(羅八)，並向着那尚未顯現的榮耀邁進(西一；多二 13；林前十五)。基督徒的盼望與當前無望的現實相抵，但又將這些現實引向所應許的更新變化(羅八；啟二十一 - 二十二；林前十五)，屆時神最終將實行公義，在地上如同在天上。

愛

卡約翰(Yohanna Katanacho)是一名巴勒斯坦基督徒學者，在開始學術旅程時是一位無神論者，鄙視神，並憎恨他的猶太鄰舍。在一次與神的相遇後，神的愛改變了他的生命和學術旅程。作為一名巴勒斯坦基督徒，他透過仔細閱讀聖經，觀察到神的國度是如何不屬於這個世界，即便神的國仍在這個世界中。³⁶ 他的學術研

³³ Bartholomew and Goheen, *The Drama of Scripture*, 163–4.

³⁴ Scot McKnight, *A Fellowship of Differents: Showing the World God's Design for Life Together* (Grand Rapids, MI: Zondervan, 2014), 34; N.T. Wright, *Surprised by Hope: Rethinking Heaven, the Resurrection, and the Mission of the Church*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8).

³⁵ M.M. Dana, 'Suffering, Endurance, Character, Hope: Romans 5:1-11', *Journal for Preachers* 28, no. 2 (2005): 33–36.

³⁶ Yohanna Katanacho, *Praying through the Psalms* (London: Langham Press, 2018) and *Reading the Gospel of John through Palestinian Eyes* (London: Langham Press, 2020).

究試圖解決巴勒斯坦背景下複雜的信仰和社會政治問題——與土地與修復式正義 (restorative justice) 和實現停止暴力以外的整全性和平等有關議題。³⁷ 基督愛仇敵體現出的捨己之愛，促使卡約翰參與巴勒斯坦人和猶太人之間，以及以色列和教會之間的和解工作(羅九 - 十一)。

依照聖經的故事性結構來審視愛的意義，展現了卡約翰試圖體現的那捨己之愛，因他渴望愛神和愛鄰舍，包括那些被許多人視為敵人的人。聖經揭露了神對萬國萬民之愛，這可以從神與以色列關係中看出來(申六、七 6-8、十 15、十四 2；賽五十四 10；得一 16；詩六十九 15-16、八十八 11、一百零三 3-4、瑪一 1-5)。神的愛也延伸到了陌生人、寡婦、孤兒、窮人和難民等群體。神也喜愛美德和公義，以及那些積極追求該價值的人。當我們開始閱讀舊約，就會認識到神是一位愛祂的(極)美好創造的神。

雖然新約肯定了神對其創造物之愛，但新約作者展現了一個更有力的理解，表示神就是愛(約壹四 7-21)。然而，到底什麼是愛？這種愛有什麼含意？

以三一的概念來理解神，顯示出神的愛是犧牲的、捨己的和更新變化的。³⁸ 這樣的理解着重於聖父對聖子的愛，和聖子對聖父的捨己之愛，以及聖靈作為他們之間愛的禮物。

這種犧牲的愛，揭示了神在基督裡透過聖靈作為贖罪祭為世人贖罪的行動之美。³⁹

基督的十架彰顯了神的愛，是神對受造物的關懷和護理行動的高潮和巔峰。神彰顯在基督身上的愛不僅是一種捨己之愛，而且是一種忌邪之愛，要子民對祂和祂的道完全的忠心。因此，救贖、犧牲的愛(路得的故事是個很好的例子)可以被理解為愛的最高形式，它是盟約之愛。⁴⁰ 它意識到審判要來臨，但卻給予憐憫。基督的十架是

³⁷ Yohanna Katanacho, *The Land of Christ: A Palestinian Cry* (Eugene, OR: Pickwick Publications, 2013). 有關進一步的探討，參見卡約翰於基督徒學者協會之網上演說。

³⁸ 見 Kevin J. Vanhoozer, ed., *Nothing Greater, Nothing Better: Theological Essays on the Love of God*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2001)。

³⁹ 見 Stanley Hauerwas 的篇章「Suffering Beauty: The Liturgical Formation of Christ's Body」，載於 *Performing the Faith: Bonhoeffer and the Practice of Nonviolence* (Grand Rapids, MI: Brazos Press, 2004), 151-68。

⁴⁰ Susan Ackerman, '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 Covenantal and Affectionate Love (Aheb, Ahaba) in the Hebrew Bible', *Vetus Testamentum* 52, no. 4 (2002): 437-58, 亦參見 C.S. Lewis, *The Four Loves: Affection, Friendship, Eros, and Charity* (London: Geoffrey Bles, 1960)。

神大愛最典型的表徵，神除去了我們的罪債，並將我們所被定的罪移轉到祂的獨生愛子身上，使我們得以從罪的網綁中得釋放。如此的愛沒有限制、沒有約束、沒有條件，也沒有資格限制。神將這樣更新變化的愛給了我們、給了他的教會（約壹四 8-9；約三 16-17；多三 4-7；弗二 1-5），甚至給了所有的創造（約三 16），祂成就了祂的應許，使萬物與祂和好。⁴¹

和平與和解

奧拉吉德·奧拉貢朱(Olajide Olagunju)是一名年輕的律師，從業已三十三年，他致力於努力以和解的方式解決其案件。他過去不是基督徒，甚至曾一度認為自己是無神論者。早在他工作初期，就埋下了透過地方能力解決爭端和建設全球和平的種子，最終達到「若和平無法在當地生根，則處處無法和平」。⁴² 然而，奧拉貢朱今天認為，即便在他尚不認識神的時候，神仍然引導他，讓他有機會研究尼日爾河三角洲地區的衝突、尼日利亞境內流離者的狀況，以及該國石油和天然氣工業的衝突和腐敗。當他成為基督徒後，越來越意識到神在他生命中的指引。他開始將他的研究、調解和解決衝突的努力看作是參與神的和平、正義與和解的現實，即便他在開始這項工作時還沒有認識到或理解神的作為和同在。⁴³

根據聖經的故事結構來審視和平與和解的意義，可以發現到這神聖現實的輪廓，幫助我們理解人對與神和鄰舍和平相處的內在渴望。

在希伯來聖經中，和平或平安(shalom)植根於創造的故事中；當受造物作為並按着神所設計和創造的樣式時，和平就會在與神、與他者和與世界的正確關係中蓬勃發展。

這種「公義」表示一種關乎於生活所有領域的盟約關係（創十八 25），縱然先知強調盟約的司法和倫理層面，因他們將公義與實現正義（摩五 7、24；六 12；何二 19、十 12）和作正確決定（賽一 26、十六 5、二十六 9）聯繫在一起。⁴⁴ 因此，和解是

⁴¹ 見 C. René Padilla, *What Is Integral Mission?* translated by Rebecca Breekveldt (Oxford: Regnum, 2021)。

⁴² 奧拉貢朱是一位國際認可的調解員；見奧拉貢朱「[Seven Secrets of Conflict Resolution](#)」註 1 中的簡述。

⁴³ 見 Olajide Olagunju, *How to Resolve a Conflict: Principles, Practice and Procedure in Conflict Resolution—the Mediator's Handbook* (Abuju: Corporate Mediators, 2020); Olagunju, 'Industrial Conflict Mediation in Nigeria: Principles, Practice and Procedur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Arbitration* 1, no. 1 (June 2021): 12–21。有關進一步的探討，參見奧拉貢朱於基督徒學者協會之網上演說。

⁴⁴ 參 Walter J. Houston, '[Social Justice and the Prophets](#)'，出版資料不詳。

恢復和平並與神、世界和他者建立正確關係的必要條件。

新約以這種對和平的理解為基礎，具體說明了神在耶穌基督身上的「公義」行動，耶穌基督是和解的主體，是受造秩序的維繫者和調和者（西一）。而受和解的對象則是整個世界，包括那些遠離神的人。因此，神藉由聖靈在基督裡恩慈憐憫地恢復、重新建造了人，人因着信稱義（羅三、五；林後五；腓三 9），使他們可以被神視為「義」人，完成他們應有的使命。基督在十架上的犧牲是達成和解的手段，目的是要實現和平（弗二），藉着猶太人和外邦人和解、合一，來創造一個新人的樣式。

因此，和解有垂直和向下的成分，因為神在基督裡受死，藉由十字架達到和平（垂直），從而透過消除人與人之間的敵對實現橫向的和平（西二）。⁴⁶ 然而，當我們生活在基督的兩次來臨之間時，這樣的敵意仍然存在。作為基督的跟隨者，我們蒙召成為基督和解的肢體，將和平（shalom）和公義帶到充滿死亡和絕望之地。如此，我們就參與了神使萬物與祂和好的工作。⁴⁷

救贖

利百嘉·撒母耳·達利（Rebecca Samuel Dali）以聖經中對救贖的理解為基礎，研究並試圖解決種族動亂中暴力對婦女、兒童和家庭的影響，特別是在尼日利亞西北部靠近喀麥隆的邊境。⁴⁸ 她的研究為那些深處於可怕環境中的人發聲，以行動帶來醫治、團結、和平、教育和意識。為了實現這些目標，達利成立了一個非政府組織「關懷、賦權與和平倡議中心」（Centre for Caring, Empowerment, and Peace Initiative, CCEPI），通過應急救援、心理護理、社區整合和締造和平，援救受到恐怖組織傷害和遭致流離失所的受害者，⁴⁹ 旨在恢復一種整全意識，並解救受害者。

⁴⁵ Max Turner, 'Human Reconciliation in the New Testament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Philemon, Colossians and Ephesians', *European Journal of Theology* 16, no. 1 (2007): 37–47.

⁴⁶ 關於多元主義世界中的主題的討論，見 Veli-Matti Karkkainen, *Christian Theology in the Pluralistic World: A Global Introduction*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2019), 284–319。言下之意是基督的跟隨者當要超越那非此即彼的世界中的各種極端。

⁴⁷ 見 Thomas A. Tarrants, *Consumed by Hate, Redeemed by Love* (Nashville, TN: Nelson Books, 2019) 中關於救贖性話語對教會和世界的影響。亦參見 Paul N. Alexander, ed., *Christ at the Checkpoint: Theology in the Service of Justice and Peace* (Eugene, OR: Wipf and Stock, 2012)。

⁴⁸ 見 Frank Rameriz, *We Have Walked in Each Other's Shoes: Rebecca Dali's Story* (Elgin, IL: Brethren Press, 2020) 詳細介紹了這位國際知名學者為拯救遭受種族暴力的婦女和兒童的傳記。

⁴⁹ 更多訊息請參見 [CCEPI](#) 之網站。

根據聖經的故事結構來審視救贖的意義，可以為達利在該地區透過研究和行動所尋求的救贖性影響提供一個更全面的框架。在希伯來聖經中，出埃及記的敘述——神將以色列人從在埃及為奴的生活中解救出來，成為神的聖約群體——對於理解神的救贖至關重要(出八 23)。在出埃及記中，神藉祂的使者所行的拯救提及救贖的方式(申七 8; 九 26; 詩四十七 2; 七十七 15)。⁵⁰ 以色列人作為被神救贖的對象，也當要救贖或拯救他人(利二十五 47-49)，包括財產(出二十一 29-30)。此外，古代囚犯因着贖金的支付得以重獲自由的方法，進一步闡明了神的救贖(拉一; 賽四十五、五十二 3)，藉着贖價受釋放被理解為新的出埃及，與神從埃及贖回他的子民相似(賽四十三 1-4, 14)。

當施洗約翰宣佈拿撒勒人耶穌是那位即將到來的以色列的彌賽亞和神國度的實現者時，新約啟發性地借鑒了希伯來人對救贖的這種豐富理解(太三 12)。在耶穌的一生和事奉中，他冒着極大的危險肯定了約翰的宣告，說他來是為了獻出自己的生命作為許多人的贖價(太二十 28)。保羅提出救贖的概念，主要是為了說明基督的死和復活的救贖意義，認為救恩在某種程度上是一個救贖的過程。⁵¹ 保羅根據創造敘事，認為人被罪、死亡及其破壞性後果所奴役(羅六)。基督藉着十字架付上重價(林前六 20、七 23)，將我們贖回，使我們從奴役中解救出來(提前二 6)，這在律法意義上宣告個人無罪，在公共意義上將人從壓迫中解救出來。基督也使被罪纏綁的人得釋放(羅三 24)，以活出他們的召命。

然而，我們活在已然和未然的張力之中，因基督開啟了神的國度，但我們仍在等待基督再臨。

因此，基督的跟隨者於今生經歷救贖，但不是完全的，直到基督實現神的應許，在永世使萬物更新(羅八 23; 弗四 30)。

⁵⁰ 以色列是由神大能的救贖行動所形塑的。見 Bartholomew and Goheen, *The Drama of Scripture*, 8–75。
⁵¹ Michael F. Bird, *The Saving Righteousness of God: Studies on Paul, Justification, and the New Perspective* (Eugene, OR: Wipf & Stock, 2007), 40–59.

反思問題與實際操練

1. 這些關於信、盼望、愛、和平、和解和救贖的主要主題如何與您作為基督徒學者的使命和羅莎琳·海瑟·比姆、卡約翰·奧拉吉德·奧拉貢朱和利百嘉·撒母耳·達利等的故事相聯繫？
2. 這些主題如何塑造您對您的學術領域的理解，與利百嘉·撒母耳·達利對救贖與和解的看法如何塑造她的研究相類似？您的學術領域如何與這些主要的主題產生共鳴（或不共鳴），與卡約翰對基督捨己之愛對「土地」的理解相類似？
3. 以上闡述的主要主題並不及備載。您認為聖經中還有哪些主題、概念或經文可能對您的學術領域很重要？

聯繫聖經故事 與學術領域故事

回顧聖經的基本故事性結構，即創造、非創造和再創造，包括其主要的主題，我們看到新約如何重新敘述希伯來聖經，以展現熟悉的猶太故事在拿撒勒人耶穌身上達到高潮。亞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故事、出埃及、先知的故事，以及被擄和歸回的故事，都在基督的生命、死亡和復活中重新敘述了。這種重述無論在彼得五旬節的佈道（徒二 14-36）或保羅將律法的目的從師傅改為應許時（加三），都很好地體現了。⁵² 為什麼這種重新敘述會讓政治和宗教領袖深感不安，以致他們想殺死耶穌和他的使徒？

耶穌和使徒們對猶太故事的重述，衝擊了第二聖殿猶太教的核心。他們挑戰當時的猶太人身份，即他們的核心價值和假設、權力結構和實踐。更積極的是，他們提供了一種重疊但在根本上不同的世界觀，一種類似但明顯不同的處世方式。他們的故事叩問了人對神、對世界、對自我和對他者的理解之最深層部分。⁵³

耶穌和使徒的故事不僅僅是說明性的或理論性的，它們挑戰猶太人對其生命的意義和目的之理解，動搖了「他們心靈的基本方向」。⁵⁴

猶太人普遍的世界觀是在傾向（dispositions）和預設（presuppositions）的層面上運作的，那些預先認知的假設往往是隱藏、未被注意到的，直到它們與對事物的本質和存在於世界中明顯不同的理解發生衝突或形成對比時，才顯露出來。

理解故事和世界觀之間的關係

世界觀是人理解世界的角度，通常是故事的簡略版。⁵⁵

⁵² Wright, *The New Testament and the People of God*, 77–80.

⁵³ Paul Tillich, *Theology of Cul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cf. David Kelsey, 'Paul Tillich' in *The Modern Theologians: An Introduction to Christian Theolog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ed. David F. Ford (London: Blackwell, 1989).

⁵⁴ James Sire, *The Universe Next Door*, 5th ed. (Downers Grove, IL: IVP Academic, 2009), 6.

⁵⁵ Wright, *The New Testament and the People of God*, 77–9.

故事為世界觀提供紋理，並為事件提供意義，這取決於事件如何透過特定的故事來編排和傳達。

這些故事中蘊含着基本的世界觀問題和假設，構成了人類的存在，並提供了一種身份、意義和目的。⁵⁶ 如何回答這些問題取決於我們所處的社會和文化，以及我們所認同的權威信息來源。

想一想眾所週知、常被提及的現代科學興起的故事。⁵⁷ 起初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技術進步為尼古拉·哥白尼的科學革命奠定了基礎，他認為太陽位於宇宙的中心，而非以地球為中心。哥白尼的理論促使伽利略、開普勒和牛頓的後續進展，他們都挑戰了古代亞里斯多德、中世紀和笛卡爾對宇宙的理解。

在故事的中間部分，隨着工業革命的發展，科學在解決工業問題方面取得了進一步的進展。進一步的重大進展來自於麥可·法拉第和詹姆士·普雷史考特·焦耳在電磁學領域的研究。雖然自然主義者落後於物理學和化學，但前者運用了敏銳的觀察和科學方法顛覆了生物學——特別是查爾斯·達爾文的物競天擇理論，該理論提供了進化適應的機制。

在二十世紀之交，馬克斯·普朗克和阿爾伯特·愛因斯坦分別通過量子理論和相對論改變了現代科學。人類對自然的掌握能力，包括消除人類的無知和改善人類的痛苦似乎達到了法蘭西斯·培根所謂「新亞特蘭提斯」的頂峰——一個獲益於科學發現的烏托邦社會。⁵⁸ 然而，兩次世界大戰將粉碎這種觀點，開啟了一些人認為的「科學的終結」，即故事的結束，以及後現代絕望的開始。⁵⁹

⁵⁶ 以下是一些隨着 Sire 的著作而引發的問題，這些問題經常被問及，或在世界觀的層面上已有默認的答案：1. 什麼是被終極關注的？什麼是真正的真實？2. 我們是誰？做人的意義是什麼？我們死後會發生什麼事？人類歷史的意義是什麼？3. 我們在哪裡？我們如何看待我們周圍的世界中那些非人類的東西？4. 為什麼我們和這個世界會如此破碎？我們有什麼問題？或許有一個解決方案，一種向前生活的方式？5. 為什麼世界和他者有時會讓我們着迷，催使我們產生好奇和神秘感？6. 我們為什麼和如何能夠知道任何事情？我們如何知道什麼是對或錯？(Sire, *The Universe Next Door*, chs 1–2); cf. James Orr, *The Christian View of God and the World* (Grand Rapids, MI: Kregel, 1989).

⁵⁷ 現代科學的起源備受爭議。見 R. Hooykas, ‘The Rise of Modern Science: When and Why?’ *The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20, no. 4 (January 1987): 453–73; 及《大英百科全書》內 ‘[History of Science](#)’ 條目中的進一步討論。

⁵⁸ Francis Bacon, *The New Atlantis: An Unfinished Work*. [電子書](#)可參見 Project Gutenberg.

⁵⁹ 見 John Horgan, *The End of Science: Facing the Limits of Knowledge in the Twilight of the Scientific Age*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5); Gerald Holton, ‘The Rise of Postmodernisms and the “End of Scienc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61, no. 2 (April 2000): 327–41.

現代科學和大多數學術領域一樣，在講述其故事的過程中，透過與該學術領域相關的一套共同的信念、實踐和目的，揭露其深層的世界觀的各個方面。⁶⁰ 這些核心的承諾常常在沒有特別考慮的情況下進入課堂的日常對話。例如，思想一下現代科學自然主義的基本信念。根據這種世界觀，宇宙作為一個封閉的系統，含納萬有，由基本單位組成，以因果關係相互關聯。人類是由化學和物理特性組成的「機器」，在沒有任何意義或目的的線性時間觀中向前發展。即便有些人可能會質疑和改變這些自然主義所承諾的細節，但這樣的分歧往往是在次要的問題上，並沒有對關於事物存在方式的深層唯物主義或物理主義假設提出任何實質性改變。⁶¹

如前所述，芭芭拉·德羅塞爾主張一種與這種因果關係相反的封閉系統，即一種因果關係上的開放系統，即這些物理定律所描述的系統受到其特定背景的影響，無論是物質生物、心理，還是非物質上的背景。因此，基本物理定律並不完全決定一切，而是一種適用性有限的理想化。

在這個層面上，德羅塞爾對物理學家的核心信念提出質疑，而該信念目前是她學術領域的核心。這些對比使德羅塞爾在她的學生和同事間提出了為什麼的問題，引導她進入混沌理論和量子物理學的理論和實證進展的對話。

隨着這些對話的進行，他們經常就學者如何做物理學的外部物質影響（如生物學）和非物質影響（如哲學思想）展開討論。

這些對比的核心理念植根於對世界的特定理解。在大多數情況下，對核心理念的辯論仍然假定了共同基本世界觀，除非辯論陷入僵局，才迫使人們重新思考。在知識辯論上陷入僵局時，傾向和預設——那些往往隱含、未被注意的預先認知的假設會被顯露出來。

⁶⁰ 這些共同的信念、實踐和目的被伍斯特福 (Nicholas Wolterstorff) 等哲學家稱為「控制信念」 (control beliefs)。見伍斯特福的著作 *Reason Within the Bounds of Religion*, 2nd ed.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1984) 中更詳盡的討論。

⁶¹ Sire, *The Universe Next Door*, ch. 4.

⁶² Wright, *The New Testament and the People of God*, 126.

透過於這層面上投入學術領域,德羅塞爾能夠講述一個不同的故事,並證明自然主義或物理主義的唯物假設是如何錯誤的。

她的努力呈現了世界是一個開放的、動態的系統,為神在世界的行動留下了空間。透過建立這些聯繫,她可以讓同事和學生有機地參與到福音的真理中,敞開心胸,思考聖經的世界觀,即視世界為依賴於、相互聯繫於和受造於那位有位格的神,祂在捨己獻的愛中為其創造物行事。⁶³

因此,對我們的世界觀、對所處的文化、對所處的學術領域進行批判性反思和辨析是必要的。我們必須投入這個持續的詮釋過程,以確保我們對世界的理解合乎於神的故事。

我們必須透過反思我們學術領域所講述的故事、所持有的核心信念以及所設想的世界觀,來實現對我們的學術領域的深刻理解。

如此一來,我們就能以基督的福音有機地參與於多元主義化的大學和週遭的文化中。⁶⁴ 那麼,我們能如何將神的故事與學術領域故事聯繫起來,使我們能夠參與這種對話?

通過「連結」主題(‘Bridge’ Themes)將聖經故事與學術領域聯繫起來

回顧巴勒斯坦基督徒學者卡約翰,他的生活和學術上的追求被神的捨己之愛所改變。在其《基督之地》(編譯, *The Land of Christ*)一書中,卡約翰挑戰了與神聖之「地」的應許有關的先入為主的觀念。他展現了民族主義的衝動與基督關於神國度的教導背道而馳。在他的敘述中,卡約翰展示了爭端雙方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如

⁶³ 德羅塞爾在‘How the Laws of Nature Leave Room for God’s Action in the World’一文中進一步闡述了這些聯繫,即便沒有使用和基督徒學者協會(Society of Christian Scholars)網路研討會中使用相同的術語。見註 18 兩處連結。

⁶⁴ Wright, *The New Testament and the People of God*, 124; cf. Clifford Geertz,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亦參見全球教師倡議([Global Faculty Initiative](#), GFI), 該倡議旨在讓研究型大學使用共同的主題,如公義、人類繁榮、美德等來形塑研究議程、實踐和成果。透過 Terry Halliday, GFI 一直是這套叢書發展的重要對話夥伴。

⁶⁵ Katanacho, *The Land of Christ*, ch. 2.

何使土地深陷痛苦之中。情況看似慘淡無望，但卡約翰根據他對基督的捨己之愛的理解，提供了一個更有盼望的選擇，體現在「愛仇敵」(太五43-48)上。

有一次，卡約翰講述了他參加瑞典隆德大學的一次學術會議，會上幾位來自以色列大學的猶太學者開始對巴勒斯坦人提出一些錯誤的指控和謾罵。在會後的問答中，他站起來說道：

「我是一名巴勒斯坦基督徒。我對你的痛苦感同身受，儘管我有不同的信念，我很遺憾你不得不經歷如此多的痛苦。我只想告訴你，我愛你。」⁶⁶

演講者們都驚呆了！其中一個人事後找到他，表達了他的困惑，但也表達了他對基督教核心原則的敬畏，即基督的犧牲之愛。卡約翰認為，這種愛迫使他「提倡一種植根於聖經之愛的土地觀……並為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人尋求公義。」⁶⁷

卡約翰在書中透過確定爭端的核心問題之一，即土地問題，來吸引他的猶太和巴勒斯坦同儕。他接着闡明其中一項分歧，即神的應許，並開始了關於潛在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對話。然後，他提出了對土地的不同理解，將其奠基在基督教核心信仰，即神是愛。

因此，將聖經故事與我們學術領域聯繫起來的一個方法是找出關鍵的主題、思想或重疊的概念，如設計、秩序、時間、地點、愛、寬恕、公義、人類繁榮、和平和法律等。

接着，我們必須辨明基督教信仰如何看待學術領域理解這些「連結」主題的方式。然後，我們就準備好透過這些連結主題來投入我們學術領域的核心信念，開始就那些往往未經審視的假設進行對話，並最終就我們如何理解事物的方式有關的基本問題進行對話。

⁶⁶ Katanacho, *The Land of Christ*, 6.

⁶⁷ Katanacho, *The Land of Christ*, 6. 如欲更全面地瞭解卡約翰的關切的議題和觀點，請參見他曾大力參與的 [Kairos Palestine](#) 宣言。亦參見註 37 中卡約翰於基督徒學者協會之網上演說。

在核心信念和假設的層面上將聖經故事與學術領域聯繫起來

讓我們回顧一下羅伯特·羅梅羅投入尤索的教育理論的對話。羅梅羅透過研究社群文化財富的定義，確定了尤索教育理論中的核心信念。⁶⁸ 他肯定教育應該把有色人種學生當作擁有文化財富的人，而不是強調他們在假定上為文化缺失這樣一個概念。羅梅羅並不滿足於僅僅確定「生存和抵抗」的技能和能力，而他試圖培養必要的傾向和能力，使學生能夠「茁壯成長並堅持下去」。羅梅羅從新創造的盼望和對啟示錄二十一章 26-27 中的文化多樣性的理解來投入這些核心信念。在此基礎上，他批判了尤索的觀點，認為每種文化都有自己的文化上的罪，需要救贖；換句話說，僅看到「各國的文化財富」，是不夠的，還要看到他們需要救贖。⁶⁹

羅梅羅的論點不僅挑戰了其學術領域的核心信念，而且開始闡釋其基本假設。對尤索來說，社區文化財富假定了對人的社會文化理解，這種理解要麼省略、要麼分割、要麼貶低了精神。羅梅羅注意到尤索疏忽之處，主張「500 多年來，精神資本一直是拉丁裔社群文化財富的核心組成部分」。⁷⁰ 不過，他的努力不僅僅是社會歷史方面，而他導入了一個替代方案，即勒內·帕迪亞(René Padilla)所提出福音即神尋求使萬物與祂和好的「整全使命」(integral mission)概念。這樣的和解包括

「我們個人情感的破碎和不健全的家庭關係，也包括貧窮、種族主義、奴隸制度、人口販賣、對移民的壓迫、戰爭、缺乏乾淨水源、愛滋病、幫派暴力和缺乏教育機會等」。⁷¹

因此，羅梅羅着手投入他的學術研究，其假設是神是一位和解者，這就為他的核心信念提供了依據，即社群文化財富不僅有精神層面，在罪惡層面也需要救贖。

⁶⁸ Yosso, 'Whose Culture Has Capital?', 77.

⁶⁹ Romero, *Brown Church*, 11-19, 38-9.

⁷⁰ Romero, *Brown Church*, 11.

⁷¹ Romero, *Brown Church*, 12. 亦參見註 26 中於基督徒學者協會之網上演說。

而另一種可能的方法是用聖經的核心信念和假設來審視自己學術領域的核心信念和假設。

聖經的核心信念和假設可以於故事中，有時也囊括在經文裡，如使徒行傳第二章14-39，哥林多前書第十五章3-8，或加拉太書第一章11-17，以及更正式的信仰告白，如《尼西亞信經》和《使徒信經》。比較和對比這些核心信念，將促使我們思考對關於神、對世界、對我們自己和對他者的基本問題彼此相競的答案。

無論採取哪種方法，與他人的對話中進行批判性、詮釋性的故事講述是至關重要的，這不僅是因為我們「對着鏡子觀看，模糊不清」（林前十三 12），還因為我們受限於自己的文化背景，因此需要相互的建設性批評和糾正。為使這種對話有效地進行，基督徒學者應該對神的故事和學術領域故事有堅實的理解，因為兩者都位於不同社會和文化所講述的故事中。為要合適地參與此詮釋過程，作為基督徒學者的我們必須成為

「一個能夠聆聽聖經中關於神的故事，並以忠於這個故事的方式生活的群體。」，

不僅是在我們個人生活中，也在我們作為基督徒學者的職業中。⁷³

⁷² 參考以下來自西方學者以基督教世界觀處理各種學術領域：David S. Dockery and Gregory Alan Thornbury, *Shaping a Christian Worldview: The Foundations of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Nashville, TN: Broadman & Holman, 2002); David Lyle Jeffrey and C. Stephen Evans, eds., *The Bible and the University* (Grand Rapids, MI: Zondervan, 2007)。

⁷³ Stanley Hauerwas, *A Community of Character* (Notre Dame, IN: Notre Dame Press, 1981), 1.

反思問題與實際操練

1. 討論一下聖經故事在您的文化背景中是如何被講述的。這個故事如何不僅與您的學術領域相比對,也可以與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基督徒學者講述這個故事相比對?
2. 如前所述,現代科學述說着一個特別的故事,它往往表達出科學如何取得進步,常常脫離了宗教教導。這個故事為人類做出了巨大貢獻。然而,現代科學的根源是源於還是摒棄基督教的假設,這一點上存在很大爭議。您的學術領域的歷史或理論是如何闡述的?誰是主要人物,為什麼他們得以留名而其他人並沒有被列舉?這些偉大人物所擁護的價值觀或理想是什麼?他們的個人生平簡介為何?簡介提供了一個完整的記載,或只是選擇了符合刻意選擇敘述的方面?
3. 您的學術領域所講述的故事,如何形成該學術領域的基本知識?這些故事的哪些部分與基督教故事有關,哪些部分無關?基督教故事如何能重述您的學術領域故事,從而表達對所收集的知識之理解?
4. 請辨明、寫下並討論你的學術領域普遍接受的一套核心信念。這些核心信念與基督教信仰的核心信念和假設相比,有什麼不同?辨明這些核心信念的方法之一,可能是審視你的學術領域在歷史上的主要會議議題。當中有哪一些主題是缺失的?
5. 利用上面註 56 中的共同世界觀問題,開始辨明你的學術領域在您的文化背景下所講述的基本假設。它們與聖經中的假設有什麼比對?辨明學術領域假設的另一個方法,是思考您在一個學術團體的年會上可以 and 不能公開說什麼。在您的領域,哪些評論可能被認為是不合宜的?為什麼?

除以上參考文獻外,也建議閱讀以下資料:

Anderson, Paul M., ed. *Professors Who Believe: The Spiritual Journeys of Christian Faculty*. 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Press, 1998.

Bediako, Kwame. *Jesus in Africa: The Christian Gospel in African History and Experience*. Akropong-Akuapem, Ghana: Regnum Africa in association with Paternoster, 2000.

Chalk, Jack Pryor. *Making Disciples in Africa: Engaging Syncretism in the African Church through Philosophical Analysis of Worldviews*. Carlisle, UK: Langham Global Library, 2013.

Escobar, Samuel. *In Search of Christ in Latin America: From Colonial Image to Liberating Savior*. Carlisle, UK: Langham Global Library, 2019.

Green, Gene L., Stephen T. Pardue, and K. K. Yeo. *Jesus without Borders: Christology in the Majority World*. Carlisle, UK: Langham Global Library, 2015.

Mburu, Elizabeth. *African Hermeneutics*. Carlisle, UK: Langham Global Library, 2019.

Padilla, C. René. *What Is Integral Mission?* Translated by Rebecca Breekveldt. Oxford: Regnum, 2021.

Sugirtharajah, R. S. *Asian Biblical Hermeneutics and Postcolonialism: Challenging the Interpretations*. Sheffield, UK: Sheffield Academic Press, 1999.

Wilson, Jessica Hooten. *The Scandal of Holiness: Renewing Your Imagination in the Company of Literary Saints*. Grand Rapids, MI: Brazos Press, 2022.

關於作者：



Rolex Cailing (菲律賓) 是靈風學者 (Langham Scholar) 和靈風出版的作家，目前擔任 LifeReach 事工的資深牧師，並菲律賓奎松市亞洲神學研究院 (AGST) 和菲律賓安提波洛市聖經研究中心和神學院 (CBSIS) 的新約教授。研究興趣包括保羅神學和倫理學、聖經神學以及聖經與文化之間的相互關係，並已撰寫和出版了多部相關作品。



Stephen M. Garrett (美國) 在立陶宛維爾紐斯藝術學院 (Vilnius Academy of Arts) 擔任副教授後，擔任全球學者協會 (Global Scholars) 的課程副主席。研究興趣為透過二十世紀初的前衛藝術運動、達達主義，以美學探索神學與政治的關係。近期的出版物包括 *Theology and the Political* (Brill 2020) 和兩本即將由 Bloomsbury 出版的書 *T&T Clark Companion to Theology and the Arts* 及 *Hans Urs von Balthasar: Introduction and Sourcebook*。



Amos Winarto (印尼) 是印尼 Aletheia 神學院的院長和道德哲學教授。他在多個高等教育機構有二十多年的教學和領導經驗。其主要英文專著 *The Perilous Sayings: Interpreting Christ's Call to Obedience in the Sermon on the Mount* (Langham, 2017)，闡述了耶穌登山寶訓對全人類的跨文化影響。維納托是靈風學者，研究興趣為宗教與文化的交會。

ISBN 978-1-913282-60-8



9 781913 282608 >